

# 上將猶有童稚情

## 老頑童小敲白崇禧

### 現代孔明的故事

● 粟明德

不久前服務於中廣公司的廣西同鄉會常務理事蒙天祥兄跟我通電話，偶然提到我們政府在大陸上最後一任柳州警備司令秦鎮（武德）將軍，使我憶起這位先父國寶公摯友的往事，其中涉及白崇禧上將（俗稱現代孔明，字健生，以下稱白健公）對待部屬的仁厚豁達，和天祥兄尊翁鵬飛老伯，在白氏面前的刁鑽頑皮故事。

#### 槍斃么雞收拾撒野

秦鎮是廣西軍校第一期畢業生，是白健公親自訓練出來的。他為人極粗獷，打仗的本事一流，但是性情兇暴，動輒殺人。他常掛在口上的一句話是：「X他公龜，除了白老總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天不

服地不服！」三十歲就做到廣西部隊主力之一的第七軍十九師少將副師長。正當年得志的當會，有一天打麻將，從打出第二張牌起，就單用么索聽胡。摸來摸去都沒有。他個性堅持，就是不換牌。到了最後，他上家打出一張牌，下家胡了。他伸手去翻下一張本應是他摸的牌，發現一連三張么索碼在一堆。他一時氣極，當著三位牌友，拔出手槍，將四張么索一一擊得粉碎。

秦鎮槍斃么雞，立刻成為廣西高層的笑談，很快就傳到白健公耳朵裡。健公把秦鎮召去，訓誡他說：「你已不是當連排長了，統大軍第一要件是養氣，我本來已考慮把你升師長，現在看你還不行，你暫

時離開軍職，好好讀點書，將來再到軍中效力」。那時廣西部隊無所謂退役制度，白健公的話就是最後裁定。健公對秦鎮真是有甚高期望，將他交給先父，指示要「好好輔導」。

先父國寶公是極喜歡交朋友，也很會交朋友的人，很快就跟秦鎮成了莫逆死黨。

時間一久，秦老伯多了一句口頭禪：

「X他公龜，老子朋友遍天下，粟○○是第一號」。他不是說說而已，有一次在一個許多廣西大員聚會的場合，一位留美的廳長級高官，忽出言開留日人士的玩笑，秦老伯誤會該人是對留日出身的先父不敬，竟把手槍拔出來，大吼一聲：「你個龜

中蛋，敢對粟大哥撒野，老子今天就收拾你！」

### 縣長問案打死犯人

過了一陣，秦老伯對先父說：「白老總要我讀書，我根本不是讀書的料子，天天打瞌睡也不是辦法，老哥你要安排我做個事情。」先父便向省主席黃旭初老伯保薦，派秦鎮去賓陽縣當縣長。

賓陽是個共產黨地下組織盤根錯節的縣分，秦鎮去上任不久，便發現問題嚴重，縣政府裡竟有中共地下組織半公開活動，非共職員受盡欺侮，卻噤若寒蟬。秦鎮覺得這個情況若不立刻處置，賓陽縣便虛屬國民黨而實屬共產黨。他將幾名肆無忌憚的共黨分子逮捕，並親自審訊。

那時賓陽尚沒有電燈，堂堂縣政府晚上也只好以松香燭照明。秦鎮問案時，除燃著松燭外，另備有當時已算奢侈的三節手電筒。他從來膽大，加以一身武功，所以對應訊的嫌犯根本沒有安全上的顧慮。人犯一到，他就坦然對談，只有審訊室外站著一名衛兵，應訊者並無腳鐐手銬，一更審的頭三個，秦鎮只要他們進到鄰室候傳。第四名應訊的，是縣府秘書，他竟不把

秦鎮當一回事，什麼都回說不知道。秦鎮把已訊畢的三人調來對質，他們四個看清秦鎮只有一個人，以為雙拳絕對敵不過八隻手，竟然猛撲上來，想搶秦鎮腰上那片刻不離的手槍，這一來秦縣長更不客氣了，揮動那一尺多長的手電筒，三兩下便把四條大漢打躺在地上，其中三個頓時就氣絕身亡，第四個也告垂危。秦鎮在小試身手且大獲全勝之後，才喚人收拾現場，他自己連氣都不喘。

縣長問案而當場毆斃數名人犯，任你有多大理由，也要吃官司，何況賓陽縣的政治情況那樣複雜！中共地下黨很快就以運作，愈鬧愈大，將官司打到了省城桂林。

### 少將收監階下之囚

那時尚未宣布全面戡亂，社會上對於中共地下黨活動全無警覺，司法界根本不考慮本案的政治背景，完全依法論告，秦鎮竟在一審之後，就被收監。堂堂的秦鎮少將，儘管在法庭上自己辯護得很精采，仍然落得階下囚的下場。「反共」而被「共反」，秦鎮內心的委屈可想而知。

當時的廣西當局很重司法，並未以政

治力量干預審判。只在秦鎮入獄之後，盡可能在生活上給他一些優待。在先父國寶公主導下，給他送了一張竹床到監中，使他得以不跟普通犯人一般睡在地上。雖然如此，秦鎮仍然盛怒不息。有次先父到獄中看他，秦老伯不但未因送床一事表示謝意，他大吼大叫：「X你公龜，我光是睡覺就得了嗎！我不要坐嗎！」先父因為極同情他這個至友，便命人將我們家中的一套沙發中抽出一張單人座的，送到獄中供秦老伯用。

秦鎮在獄中蹲了一年多，我政府在戡亂戰爭中逐漸失利，已任華中剿共總司令的白崇禧將軍，要在尚屬後方的廣西做軍事部署，他想起了秦鎮這員他賞識的戰將。白健公向黃旭初主席問秦鎮的下落，黃報告秦鎮仍在服刑。那時已明令戡亂，白健公便下令立刻釋放秦鎮，同時要秦鎮覲見並領受任務。

### 坐穿牢底裝病賣窮

這一下輪到秦鎮拿翹了！他拒出牢門，揚言準備「坐穿牢底」。弄得廣西當局很頭疼，無論如何不能得罪白老總要啟用的這員愛將。心思細密的黃旭初主席，想

到要請一位秦的好友，到獄中請他出來。當時先父不在桂林，省方便挑上了正在桂林述職的保安第四團團長，秦鎮的軍校同期同學蒙鵬飛，即現任廣西同鄉會常務理事蒙天祥的先尊大人。

他們這批從小到大同生共死的朋友，是不多說正經話的。蒙老伯一進秦鎮的囚室，便笑嘻嘻地說：「武德，這裡面涼快啊，難怪你住得不想出去了！」

秦鎮還是先祭出他那「X你公龜」！然後說：「老子反共反錯了，那天政府睡醒了，覺得我反共反對了，老子才出去！」

蒙老伯說：「你莫吊起來賣了，白老總到處打聽你的下落，要用你，你還要怎樣！快點跟我走，爛包袱也不用捲了！」秦鎮道：「老子一個錢也沒有，出去做叫化子呀！」

蒙鵬飛道：「這事好商量，到白老總那裡敲嘛！白老總要用你，你想窮還窮不了呢！快走快走！」

經過這一勸，秦鎮跟著蒙鵬飛出了牢門。兩名老頑童先商量好，秦鎮先不要理髮、洗澡、更衣，就以牢裡原裝去見白健公，而且要裝出有點病的樣子，由蒙鵬飛

扶扶持持，向白老總要錢才會收穫。

那幾天白健公正在桂林，一得報秦鎮來了，馬上接見。秦鎮由蒙鵬飛扶著進了健公的辦公室，白先生很體恤地說：「秦武德，這兩年你受了委屈，現在情勢變了，我要重用你，你馬上去做準備，重新穿軍裝！」

秦鎮像小孩子一樣，哭了起來：「報告老總，我坐牢坐久了，身體不行了，不能像當年一樣為老總賣命了！老總要用我，我也負不起責任了！」

白健公是何等精明的人，馬上說：「你坐了兩年牢，剛才回我的話，還很清楚楚，可見頭腦還好！身上有病，趕快去治，不要拖！」

「報告老總，我沒有錢怎麼治病！」健公道：「你武官、文官做了那麼多年，怎麼沒有錢呢！」

### 總座出手五百銀元

秦鎮這一下機會來了，回道：「從我們初進軍校，老總就訓誡我們不能搞冤枉錢，年輕不要問舍求田，我聽了老總的教，一文冤枉錢沒搞過，薪水省下來的幾個錢，坐牢這段時候早就變了，那裡有錢治

病呀！」

秦鎮這話，正講到白健公最欣賞的一點上。大將軍二話不說，馬上下條子，在總司令特別費內給秦鎮五百大頭，「拿去好好治病！」

那時的五百大頭，在上下皆窮的廣西，是很大一件事，其購買力至少相當現在台幣壹佰萬。白老總這一手，秦鎮心頭之爽，可想而知。

這時，蒙鵬飛的花樣來了！廣西的少將級軍官，是白大將親自訓練出來的，無不將白老總看得如父如母，撒撒嬌是很自然的事。

蒙鵬飛見秦鎮已如計劃得手，且白老總情緒不錯，便先「嘻嘻」！「嘻嘻」笑了兩聲，而後：「報告老總，我也想要幾個！」

白健公板著臉：「你又沒有坐牢，你又沒有生病，你一直做事做得好好的，要什麼錢！」

蒙鵬飛還是「嘻嘻」兩聲：「有點咳嗽，小毛病有一點！」

白大將雖然還是板著臉，口中輕聲發出桂林市的「市罵」，還是拿起筆，批了一百大頭給他這名老學生。

### 頑童心態原形畢露

秦、蒙一拿到錢，歡天喜地，什麼「病」全好了！兩人一出到街上，就研究先用我的還是先用你的，完全是頑童模樣。這件事很快便傳遍了廣西高層。

秦老伯當天就手提大把銀元，到我家

來「亮燒」（「亮燒」是桂林俚語，炫耀之意）當時只有先母跟我在，秦老伯好像完全忘了坐牢的委屈，又回復了將軍的豪爽、痛快，向先母說：「大嫂，我秦武德又是一條龍了！」然後把向白健公要錢「得手」的事，詳詳細細，很得意地講得很生動。他看不到十歲的我聽得入神，順

手抓了十枚大頭，塞到我手上，連聲：「秦伯伯是不吃獨食的，見者有份！」日前在一個小聚場合，我把這個故事講出來。天祥兄聽了表示：他只聽他太夫人說過，他先尊向白健公撒過一次嬌，得了幾文實質「好處」，蒙太夫人沒有詳述經過。聽了我講，才填補了他心中這久懸的空白。



① 白崇禧將軍馬上英姿。  
② 一九四六年白崇禧將軍偕夫人（三排右四、右五）與廣西省中央民代合影。

